

他们这种人
是不平凡
的天才，
他们在经历一种
第二届
青春期，
至于旁人
则只有一次
青春期。

——
歌德

徐迟

的第二次

青春



洪洋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迟

的第二次

青春

他们这种人
是不平凡
的天才，
他们在经历一种
第二届
青春期，
至于旁人，
则只有一次
青春期。

——
歌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迟的第二次青春/洪洋著.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11

ISBN 7-5622-1818-8/K·114

I. 徐… II. 洪… III. 徐迟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826 号

XUCHI DE DIERCI QINGCHUN

徐迟的第二次青春

©洪 洋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 603 厂印刷

责任编辑:董中锋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张 钟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字数:221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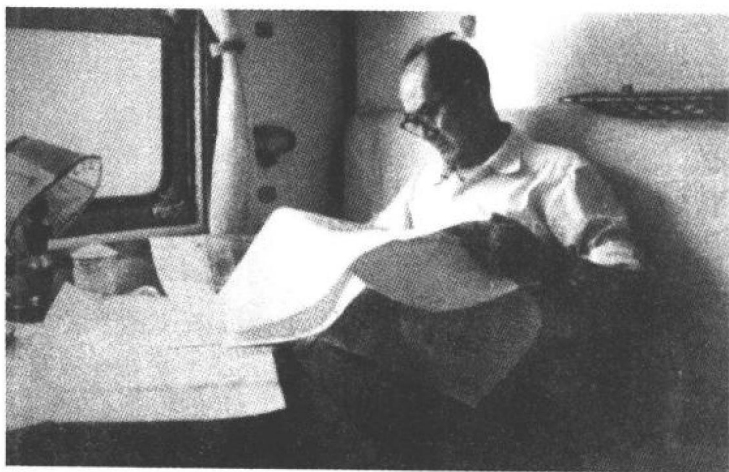
版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代序

生得美丽、 活得丰富、死得神奇

洪 洋

徐迟辞世，由于他采用的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出人意料，一时众人惊诧，猜想遍于国中。

在文学界以至广大的读者心中，徐迟不仅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杰出诗人和作家，又是一个朋友、一个真诚的朋友、一个好朋友！对于我来说，徐迟不仅是我从作品到人品都十分敬重的前辈，又是40多年的忘年交。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如长期在同一个单位工

作,长期住宅相邻,加上思想性格上的某些契合,我们交往甚为亲密,常一同下乡下厂、旅行采访,近20年则几乎每日或隔日长谈。1996年12月12日夜半他跳楼逝去的头一天下午,我还在他的病榻旁与他共同商定了同赴南海油田访问的计划和日程……在他起跳之前,他身边的亲人朋友,包括12日当天晚间仍在病房陪伴的二儿徐建,一丝一毫都不曾察觉。那夜半噩耗真如晴天霹雳,令人无法接受。半年多来,我经历了一个从“不能接受”到“不能理解”到渐渐清醒的过程。

渐渐清醒过来,回顾徐迟82年的生命历程,我忽然发现如大诗人歌德所说,徐迟有一个第二届青春。1828年歌德在和爱克曼谈论天才问题时说:“他们这种人是平凡的天才,他们在经历一种第二届青春期,至于旁人则只有一次青春。”

徐迟的惊世之作《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1978年,那年他64岁,早已越过了一般人的退休年龄,而且在那以前,徐迟确已收到令他退休的通知,还专程到家乡南浔选定了“养老”的住所。然而以《猜想》(以下均简称为《猜想》)为标志,他出人意表地走进了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全盛时期,陆续写出了《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结晶》、《形天舞干戚》一系列以科学和科学家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力作。他写了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大部头《江南小镇》(第一本60万字),这个时期他在文艺理论的探索上也很活跃,提出了文艺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说数学和音乐、绘画和几何学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大声疾呼:“拥抱信息时代和高科技时代,是火烧眉毛的事。”倡导文学和科学并蒂开花。他的主要文艺论著《文艺和现代化》和《红楼梦艺术论》问世于80年代。他的译作《瓦尔登湖》、《托尔斯泰传》也在同一时期相继出版。自80年代初迄90年代,他先后访问了法国、美国、希腊和回归前的香港。从作品的质量、数量和他的理论、翻译等方面以至他的国际国内的文学活动看,这都是他一生中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称之为徐迟的第二个青春,是并

无半点虚夸的。

既是青春,必有爱情。惜乎他遇非其人,反而经历了一场磨难。对于这一段极富戏剧性的婚姻纠葛,一时传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事的全过程我均亲见亲闻,也愿以确切的事实一清世人耳目。

至今我仍时时感到他就站在我面前,满脸纯真的笑,一双深邃沉思的眼睛。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他的一生:水晶晶的南浔小镇上卷着裤腿的少年,那个水晶晶的江南水乡,就是他诞生的美丽的地方。才华横溢的《二十岁人》,淞沪战火中的日日夜夜,日军占领香港前的港岛生活,桂林前线采访,抗战中在重庆,毛泽东接见并题赠“诗言志”,重返南浔执教,《人民中国》的编辑兼记者,目击板门店谈判,踏遍新中国的建设工地,以《猜想》揭开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新纪元……徐迟一生的经历多么丰富。作为一个人,他活得多么丰富。

徐迟钟爱 20 世纪的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熟读爱因斯坦的许多著作,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无数次地谈论爱因斯坦。徐迟辞世不久,爱因斯坦的下边一段话时时回旋在我心上:

“由于无法容忍的内心冲突而放弃生命的自然归宿,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们中间是少有的事;这只有在那些清高的、道德高尚的人才有可能。”

爱因斯坦是在 1934 年为他的朋友埃伦费斯特之死写下这番话的。埃伦费斯特的自杀,不少人认为系科学家悲剧性的不满足。爱因斯坦又说,杰出的人们由于无法抵抗生活的打击和外部的冲突,比较起来常常是自愿地离开人世。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中,对徐迟的死因有许多揣测和判断。有的说是因为“黄昏恋失败”;有的说是由于“老境孤独”;有的说是住宅没有暖气,连年为严寒所苦;

有的说是患上了老年躁动症；有的说是沉迷于电脑的国际网络中受到某些魔幻学说的影响……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它的原因，这一切又都不能不成为它的原因。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岁月里，他几乎每天和我谈文学、谈人生、谈新科技、谈人类和地球，也谈他生活中的苦和乐，也谈步入老年后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异，用他的话说，即“来自身体内部的信息……”我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当我翻开日记本，重温我亲见亲闻的一切，我终于憬悟到：只用单一的原因去解释一位精神世界如此丰富而活跃的天才的心理，是难以找到那个正确答案的。

然而人们在得知徐迟去世的消息时所表现出的强烈关注和深切悼念，足以证明他的人品和作品曾经扣动千百万人的心弦。

徐迟一生求索不止。他有一副忧国忧民、济人类、济地球的热肠，他的许多思考和谈话，对当代甚至下一代人，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吧？我集合自己的回忆和日记，写了这个纪实性的作品。完稿时刻，徐迟一本诗集的书名蓦地旋上心来，我想我们完全可以用它来概括描绘这个人的一生：

生得美丽、活得丰富、死得神奇。



徐迟在北京



50年代全家在北京。从左至右：徐建、陈松、徐音、徐律、徐迟、徐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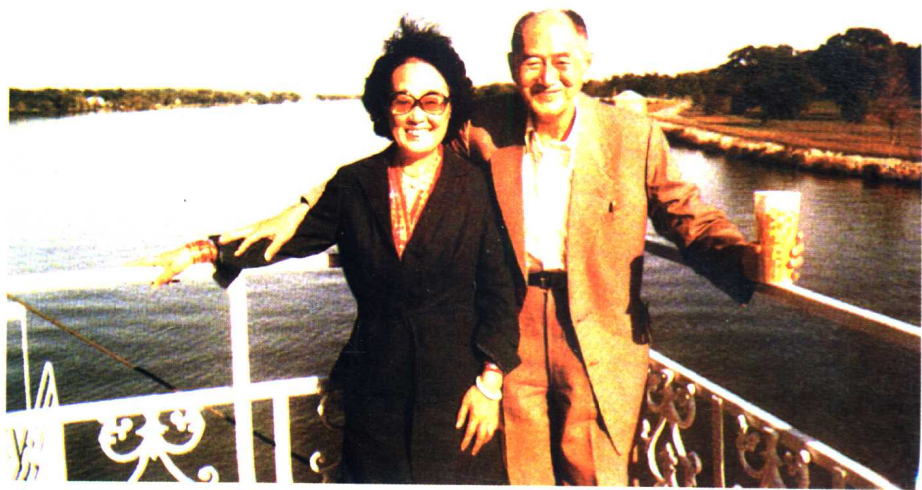
▼ 1992年洪洋和徐迟在一起

▲ 80年代和冰心在一起



◀ 1983年和梅兰芳之女卢燕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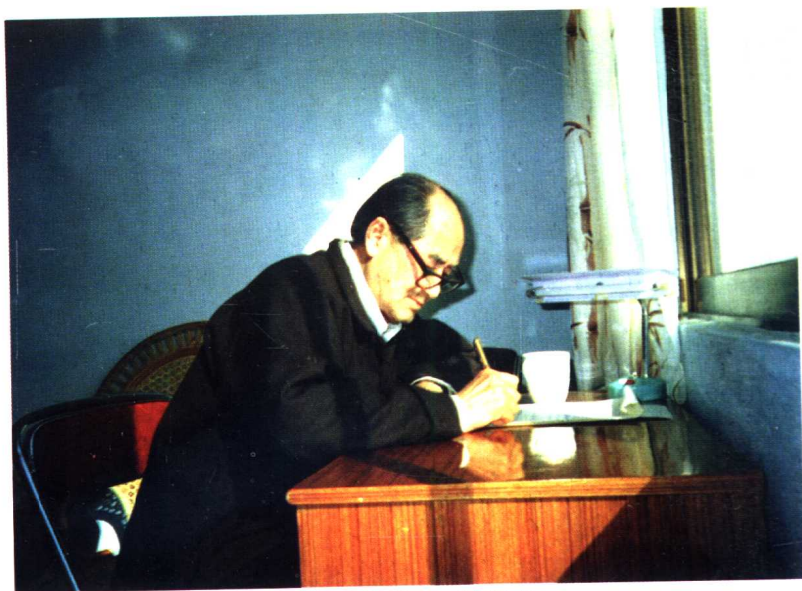
▲ 和聂华苓在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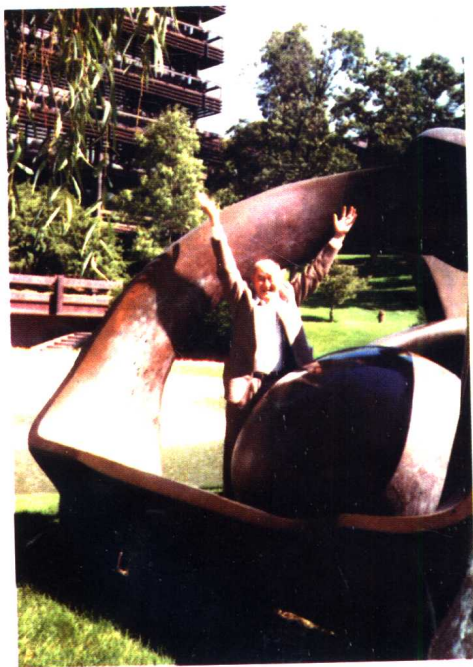
▲ 1995年在香港

▼ 1992年在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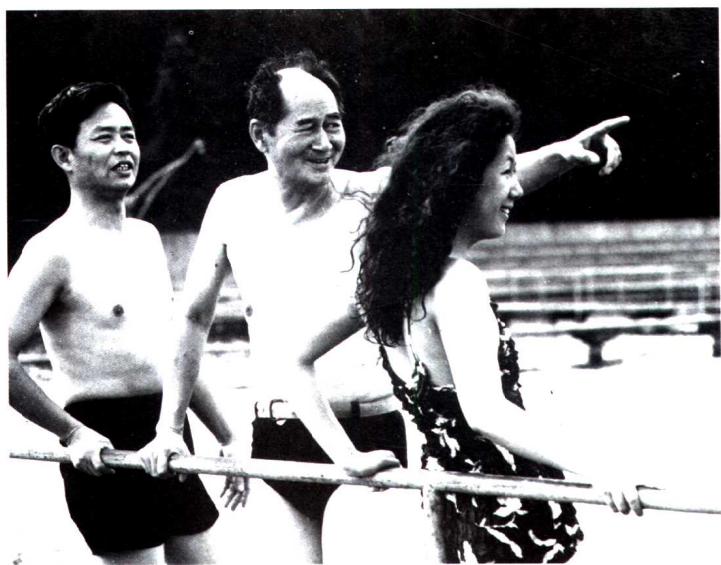




80年代写作中的徐迟



1984年在亨利·摩尔的
铜塑中



1982年与女儿和洪洋在一起



80年代在工地深入生活

目 录

生得美丽、活得丰富、死得神奇(代序).....	1
一 惊心的电话铃声.....	1
二 悲恸伴着迷惘.....	6
三 猜想遍于国中	10
四 青春与衰老的搏斗	13
五 大海永不平静	21
六 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	25
七 凌厉的攻势	33
八 婚姻上的惊人之笔	37
九 阿波罗神庙	52
十 南国,一个温暖的梦.....	57

十一	貌合神离	70
十二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79
十三	“爱因斯坦是好人还是坏人”	90
十四	“我现在日子很难过”	102
十五	“我变成了一艘舵机失灵的小船”	119
十六	漂荡在一个时空连续区里	129
十七	遇非其人	157
十八	另外一个人的另外一本书	165
十九	“我已经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75
二十	“我又下了一个台阶”	204
二十一	徐迟的最后一个冬天	225
二十二	青春的火焰燃烧在他心中	238
二十三	死亡是对生命的凯旋	266



一 惊心的 电话铃声

就是在那个一年将尽的12月里，在那个又是13日又是星期五的黑色日子的凌晨，我被一阵惊心的电话铃声唤醒。“刚才接到医院的电话，徐老半夜跳楼身亡，机关里几个主要负责人要立即赶去，你是不是也去？”从捏着话筒的手到神经中枢所在的大脑，霎时陷入麻木中。这一瞬间，我几乎停止了思维活动。“徐老跳楼？”我究竟听见了什么？我相信吗？我不相信吗？一切都无暇思索，我跨进刚刚赶到门口的汽车，向隔着一条长江的同

济医院疾驰。

汽车在7层的高干病房楼大门前停下，走进门去，在一楼的医疗办公室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我熟识的张副院长站起来，握手，让坐。一眼看见徐迟的二子徐建坐在对面一个单人沙发上，以手掩面，泣不成声，他的妻子曹熔冰坐在旁边的一只木靠椅上，一脸凄伤，我的心上仿佛又挨了一重锤，我知道不论我愿不愿意接受，一切早已完结了，永远完结了！

张副院长在我们落座后，以医院负责人的身份向我们述说着事情发生的经过：“……大约是半夜12点到1点之间，他从病房阳台的窗户跳下来了。他住在5号病房10床，我们值班的护士半夜查房，看见10床空着，以为他在洗手间，推开洗手间半掩的门，不见人。病房有一个密封的阳台，是供病人放置食品和晾晒衣服的，病人有时也在这里走动一下。值班护士走到阳台上，仍不见人，发现墙角的一扇窗户开着。冬季放暖气后窗户一般都是关起来的，她到窗口探出头去，用手电筒从6楼往下照，看见地上有一个白东西，她打电话到一楼值班室，叫她们出去看看；徐老躺在地上，呼吸和脉搏都没有了……”

说到这里张副院长带我们去看现场。现场就在大门口的右手边，沿墙边种了一排冬青，还只有尺把高，稀稀疏疏的。距墙两米处是一个石砌的矮矮的护栏。张指着那排冬青的一个空当说：

“徐老的头就落在这个地方，你们看冬青树都压断了。幸好冬青树托了一下，要是头直接砸到石头上，脑浆都会迸出来。刚才我们把他抬起来送往太平间时，他的双臂双腿完好，身上衣服也是整整齐齐的，只有前额上有一点血迹，可能是落地时树枝划伤的……”

一阵凛冽的北风吹过，我浑身瑟瑟地抖了一下。多么寒冷的冬夜啊！方才在汽车里和楼内都有暖气，此刻伫立于夜空下，肃杀的冬意就像眼前这冷酷的事实。当张把那护栏和大墙之间草丛